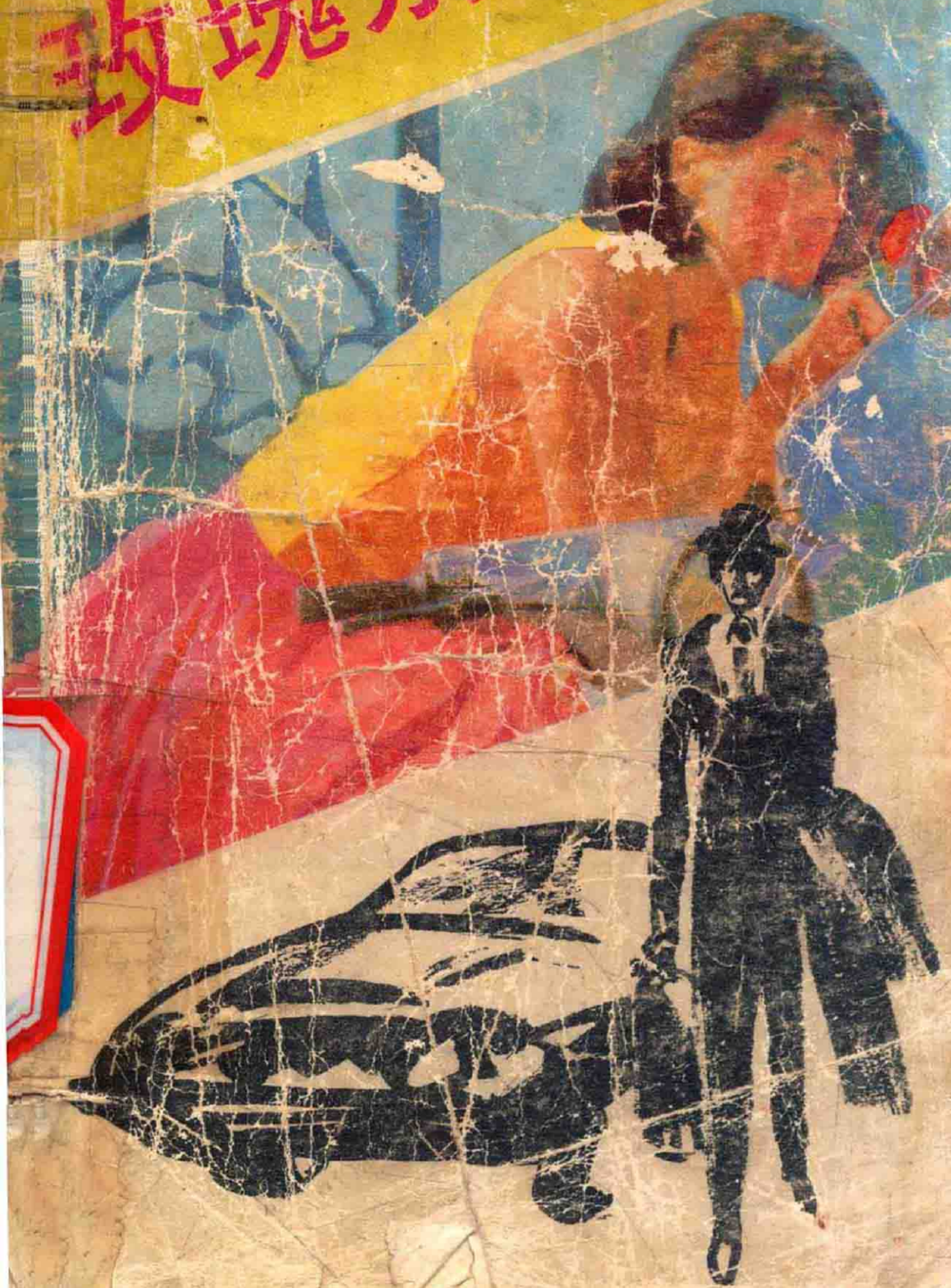


玫瑰別墅

胡良驛 著





玫瑰 别墅

● 胡良骅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玫瑰别墅

胡华骅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87423部队印刷厂印刷 (安徽·蚌埠)

开本: 787×1092毫米 1/36 印张: $7\frac{2}{9}$ 插页: 2 字数15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6000

定价: 2.80元

ISBN7—5396—0388—7/I·337

内 容 提 要

玫瑰别墅是上海西区一座环境幽雅的花园洋房，那里居住着一位年迈的资本家遗孀。她心地善良、为人热情，每天宾朋满座。其中有爱国的华裔美商，有天真的走红歌星，有神通广大的待业姑娘，有奸诈的不法港商……。纯真善良的心灵、填不满的欲望、势利的眼睛、少女的泪痕、缠绵的恋情、委婉的歌声，交织成一个动人的故事——曲折离奇的爱情纠葛、扑朔迷离的血缘关系，它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八十年代的世俗。

●德行告诉人们：反抗诱惑吧，
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高尚的
行为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

《玫瑰別墅》小引

刘 金

五六年来，我多次撰文呼吁作家们关心通俗文学的创作。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太问题。48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发人深思的问题，已整整48年了。但提高与普及的问题，我认为至今尚未真正解决。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文学界，一方面是高雅文学（或称“纯文学”，“严肃文学”）内容上的“向内转”，转到表现作家“自我”的“内宇宙”去了；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则师法西方“现代派”淡化人物，淡化情节，意识“乱”流，主题多义，结果便是，许多作品飘然高举，直上九霄，离人民越来越远。另一方面，许多低级庸俗的作品，打着通俗文学的旗号，迅猛地发展起来，充斥于大中小城市街头的书摊，流行于火车、轮船上旅客的手头。这种情况，同毛泽东所阐

明的“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以及“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无异南辕北辙。

胡良骅同志新创作的长编小说《玫瑰别墅》，虽不能说怎样的出类拔萃，但照我看来，在正确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上，它不失为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玫瑰别墅》的特色在于，它既具有通俗小说情节曲折跌宕、故事引人入胜的优点，又具有人物性格及心理描写细致入微、格调比较高雅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是一部通俗小说固可，说它是一部“纯文学”作品，也未尝不可。

小说一开头，一个突发情节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夜间寂静的马路上，业余女歌星章颖慌慌张张地跑来，撞落了一位神秘的女郎丽娜手里的鲜花。这位神通广大的丽娜女士，立刻拦下了一辆路过的小车，把章颖带到了一家大饭店她“舅舅”彭家博的客房里。第二天，丽娜又把章颖带到玫瑰别墅，介绍给别墅主人田容之太太，和田家“清客”式的怪女人施拉吉。恰在这时，丽娜的“舅舅”彭家博从饭店给施拉吉打来了电话。这个彭家博，原来是从美国来上海，寻找他旧时家中的女佣、恋人阿菊和他俩所生的儿子的。彭家博急切地想要找到的恋人和儿子究竟是谁？如今是死是活？能否破镜重圆？这些自然成了读者急于想见分晓的悬念。这个，读者不要急，读下去自有揭晓的时候。只不过到那时，彭家博和有关的人都会感到“出其不

意”，太突然了。当然，读者也一样感到“出其不意”，并从而产生一种“惊奇”的艺术效应。

读罢《玫瑰别墅》，我觉得胡良骅同志的文学才能，远远超出我过去对他的了解。他不仅很善于讲故事，而且很善于刻划人物的性格，分析人物的心理。在《玫瑰别墅》里，单纯、善良而梦想成为红歌星的章颖，老实、挚情、聪明、好学的阿渊，宽和、厚道的田容之，圆滑、狡诈、工于心计、惯于勾心斗角的施拉吉，甚至那个嫌贫爱富、一心想攀高枝的出场不多的章颖的爸爸，一个个都被刻划得淋漓尽致，性格鲜明，给了读者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个颇为神秘的“自由女郎”丽娜，她既粗野，又狡猾，天生的善于交际，和无论什么样的头面人物都能搭上关系；她招摇撞骗，得心应手，无往而不利。甚至在出过事以后，还能钻进希望图书馆的开馆典礼，钻到副市长与彭家博的身旁，让新闻记者拍了照，拿去登在报纸上。她还敢于大模大样地又一次跑进玫瑰别墅，作了最后一次精彩的表演。这个谜一样不可思议的人物，在小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读完小说，不见谜底，也不知她的下场和下落。也许，作者是有意要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玫瑰别墅》即将付印，胡良骅同志让我给它说点什么，我欣然命笔，写下以上这些话，聊作“小引”云尔。

目 录

一	秋夜邂逅.....	1
二	她是一个谜.....	10
三	玫瑰别墅和它的主人.....	19
四	多情的小伙子.....	33
五	绵绵情思.....	43
六	盛大的招待会.....	51
七	自由女郎.....	72
八	田螺宴.....	87
九	可爱的“小滑头”.....	100
十	有印记的钻戒.....	112
十一	“狸猫换太子”.....	125
十二	捧出一个红歌星.....	136
十三	舞会风波.....	144
十四	入往高处走.....	160
十五	荡舟碧绿湖.....	171
十六	一个破碎的家.....	178
十七	门前冷落车马稀.....	192
十八	梦中“枫叶情”.....	204
十九	肮脏的交易.....	209
二十	她在黑夜中.....	216
二十一	两代恋人.....	230

一 秋夜邂逅

秋风吹落了一片片枯叶，昏黄的路灯躲藏在伞状的梧桐树中，暗淡的灯光透过半枯的树叶洒落在柏油路上，明一块，黑一块，斑斑驳驳。

还只十点多，上海思南路上的行人已寥若晨星，偶尔驶过一辆皇冠，打破了秋夜的宁静。地上的枯叶被风一吹，沿着墙基向前翻滚着，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突然从那条小路上穿出个疾奔的姑娘。那姑娘学生打扮，上身穿一件浅绿的棒针绒线衫，下身穿牛仔裤，额前披着一绺短发；她一边奔一边惊慌失措地张望着。沉寂的路上，这急促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犹如燃响了一串鞭炮。

前面行走着一位手拿鲜花的姑娘，上穿黑白相拼的树叶衫，下着草绿色半裤，一身港服打扮。她闻声停住步子回过头想看个究竟；那个惊慌的姑娘急匆匆奔了过来，将她手中的石竹花撞落在地，并一把拉住她说：

“后面有人……后面有人盯梢！”

港服姑娘吃惊地问：“怎么回事？你是哪里奔出来的？”

“我是业余歌手——快，他来了……”

正说着，后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歌手想继续前奔，港服姑娘拉住她说：

“别怕，你再奔也会被追上的。”

歌手胆怯地缩在后面，不知所措。这时，远远射来两道轿车的灯光，一辆桑塔纳轿车飞速驶来。

港服姑娘立即跑到马路当中向轿车司机招手。轿车

“滋”地一声在姑娘身前刹住，原来是部空车。司机伸出头来正想发问，姑娘招呼道：

“小王师傅吗，我是市府钱老的孙女，你忘了？这是我爷爷给你的。”说着从手提包里摸出两包外烟向司机扔去，接着说，“对不起，我的朋友身体不好，想搭一下车，锦江北楼。”她不容司机回答就去开车门，并对歌手说：“快上来，快！”

歌手慌忙地钻进轿车，她也上了车，“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轿车一溜烟地向淮海路驶去，把追赶的人远远地抛在后面。

“你搞错了，我姓李，你怎么叫我小王？”司机说。

“哦，对不起，是小李师傅，你是一一”

“我是××部的，刚送我们的副部长回家去。”

“哦，你是××部的，我以为是统战部的小王

呢。××部我也很熟悉，你们的吴处长还有那位女的沈副处长都很熟，你替我向他们问好，我叫丽娜。”

一瞬间车已驶入茂名路。

歌手低着头缩在一边，她听到了丽娜和司机的对话，觉察到这位丽娜小姐是有来头的。她说是钱老的孙女，这位钱老是什么人呢？反正是高干吧。幸好遇到这么个高干子弟，要不然——她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在幽雅的星星音乐茶座内，柔和的旋律，柔和的灯光……

业余歌手章颖手握话筒柔声演唱：

“一年容易又是秋天，又见到枫叶一片片。……我们常在枫林里流连流连，爱在你我心里缠绵缠绵……”

拖着长长的电线，她边唱边随意走动。

乐队里的阿渊举着沙球轻轻击节，他把深情的目光投向章颖。阿渊是章颖同厂的电工，音乐铸成了爱情的锁链，把他和章颖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章颖也时时向阿渊送去秋波；两人灼热的目光联成一线，目光中流淌着甜蜜的爱……

一阵轻松的间奏。

章颖回身把话筒的电线拽了一把，而后从乐队前的演唱中心走出来，走向茶座。

一对对打扮入时的青年情侣品着咖啡欣赏着章颖的演唱；看到章颖走来，都一个个把手伸过去和

章颖握手……

章颖一边唱一边向茶座的观众点头、握手。

霓虹灯下的小桌上，坐着两个青年。一个叫小虎，个子不高，容貌十分秀气，他和章颖的男朋友阿渊同年，小时候因吃过阿渊妈的奶，所以和阿渊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自R公司倒闭后无职无业地闲在家里。另一个是小虎的好朋友，外号叫猢猻，长得又瘦又矮，他比小虎大几岁，仗着老子在局里的官衔过着纨绔子弟的惬意日子。他家里经常举行“周末派对”，男男女女地挤了一屋子，又是跳又是唱；有人带来裸体画报，大家传阅着、调笑着。

章颖受小虎邀请跟着他到猢猻家去玩过，可一看这种场面吓坏了。猢猻看到章颖垂涎三尺，跳舞时竟将脸贴在章颖的面颊上，所以章颖恼怒地撇下走了。谁知今晚却找到这里来了。小虎嗑着瓜子出神地听章颖演唱，猢猻半举着杯子竟忘了唱，两眼贪婪地盯着章颖。

章颖边唱边走，一眼瞥见了坐在霓虹灯下的小虎和猢猻，不由得怦然心跳。在泉水般的间奏中，章颖镇静住自己返身往回走。小虎凑上前也来握手，悄声对他说：

“茶座结束后我们一起去玩，等一会‘皇冠’来接。”

章颖不理他，踏着节奏掩饰内心的慌乱，继续着歌唱。这支歌一唱完她便急急地从边门溜走，也来不及和阿渊说一声。

小虎和猢猻跟了出来，看到章颖已经跑了一段路，于是猢猻追了上来，章颖往前逃……

丽娜仰着头靠在背垫上，她瞥了一眼身旁的姑娘，这个业余歌手长得挺不错，她有一张瓜子型的脸，颊上红扑扑的上过淡妆，刚刚演唱了出来，还没卸妆。丽娜正需要找个会唱歌的姑娘，她在车上有没细问，她也不急着问，车上怎么说得明白？

一会儿，车子稳稳地停靠在锦江北楼的台阶前。丽娜先钻出车子，歌手随后钻了出来。

她们向司机道了谢。

章颖局促地站在丽娜身边，她不知丽娜为什么让车子送到这里。

她对丽娜说：“丽娜小姐，真谢谢你了，你告诉我一个地址，以后好谢你。”她从丽娜的臂膀里抽出手来准备回家。

“你急点啥，我们还没有好好谈呢。”丽娜拉住她说，“走，到上面去坐一会。”

“你住在上面？”

“不，我舅舅住在上面。现在上面不会有人，很清静，我们正好谈谈。”

“不，不，还是下次再谈吧。我得回去。”歌手不安地看看表。

“十点才敲过，并不晚呀，不要紧，我等一会叫车子送你回家。”丽娜不容分说将歌手拉了进去。

电梯将她们送到五楼。

一位穿西服的青年服务员热情地说：

“丽娜小姐，彭先生还没回来，你们先等一会吧。”他走去开了×××号房间。

章颖还是第一次走进锦江饭店。柔和的灯光，软绵绵的地毯，空气中荡漾着淡淡的清香。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豪华，很高雅，连服务员都长得很俊，走起路来也特别精神。

房间里比走廊更暖和。这是一个很宽敞的套间，卧室里摆着两张席梦思床，会客室围着半圈沙发，中间一张矮矮的紫木圆桌；圆桌中央一只仿宋瓷的古式大花瓶，几枝苍兰，散发着阵阵幽香。

丽娜将树叶衫脱了，露出袒胸的针织衫和头颈里的项链。她将树叶衫挂在壁橱的衣架上。

“你也把衣服脱一下，等一会出去再穿。”丽娜对章颖说。

门把咔嚓动了下，服务员托着茶盘送来两杯茶又轻轻出去了。

章颖脱去棒针衫放在沙发背上。

她们并肩坐在一起。章颖感到拘束，丽娜十分热情，但问起话来单刀直入，似乎在审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章颖，立早章；邓颖超的颖。”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金星元件厂做车工。”

“今年几岁？”

“二十二。”

“哦，比我小四岁，只好做我的小小妹妹。刚才

是谁在盯你梢呀？”

“我从‘星星’唱好出来……”

“什么‘星星’？”

“星星音乐茶座。我从‘星星’出来，走不多远就碰到个男青年，定要我跟他走，我不睬他，就奔了，他在后面追，还好碰到你了。”

章颖和丽娜萍水之交，她对这位穿港服的高干子弟并不了解，自然没有必要把具体情况讲给她听。

“章颖，你怎么会到‘星星’去唱歌的呀？”丽娜继续发问。

“我从小喜欢唱歌，人家请我去，我就去了，这不过是我的业余爱好。”

“你唱些什么歌呀？”丽娜对歌曲流露出极大的兴趣。

“《丝露小雨》、《酒干淌卖无》、《请到天涯海角来》，都是些流行歌曲。”

“下次你不要到‘星星’去了，这种地方乌烟瘴气的，说不定盯梢的流氓也是从那里跑出来的。”

章颖沉默着。

“下次你到我外婆家去玩，他们都喜欢唱歌的女青年——噢，明天是星期天，明天下午就去好吗？”

“不，不，我唱得不好，又不认得他们。”

“这有什么，去了一次不都全认识了。”

“再说我明天下午也没有空。”

“和男朋友约会？”

“不是，你别瞎说了，我还小着呢。”她难为情地低下头。

门外传来了钥匙声音。门开了，进来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子，身穿一驼色的西装。

丽娜大声对他说：“彭先生怎么还没回来？”

“他说有事叫你稍等一会。”

丽娜凑近章颖耳边轻声说：“这人叫姜年斌，是我舅舅在上海聘用的经办人。”回头又对他说，“那你现在就给我预备车，我先送章小姐回去。”俨然是主子口气。

“现在？”

“现在。”丽娜到壁橱里取下树叶衫穿上问章颖，“你住在哪里？”

“不用了，丽娜小姐，真的不用送。”章颖推辞着，她取过沙发背上的棒针衫穿上。

“我讲好送你就要送你的。”丽娜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你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

“斜土路。”

“是新工房？”

“不，不是工房。”

“那条件太艰苦了。”她知道那一带除了新工房便是棚户区，脸上流露出轻蔑的神态，窘得章颖满脸通红。

丰田牌轿车向斜土路方向驶去。车内没开灯，很暗，互相都看不出面孔。丽娜不管章颖要听还是不要听，滔滔不绝地炫耀着外婆家的阔气和富裕，充